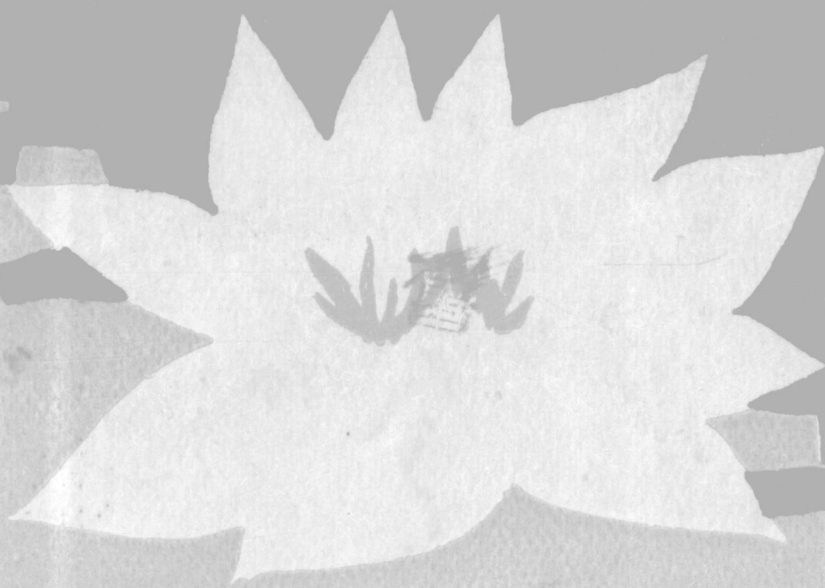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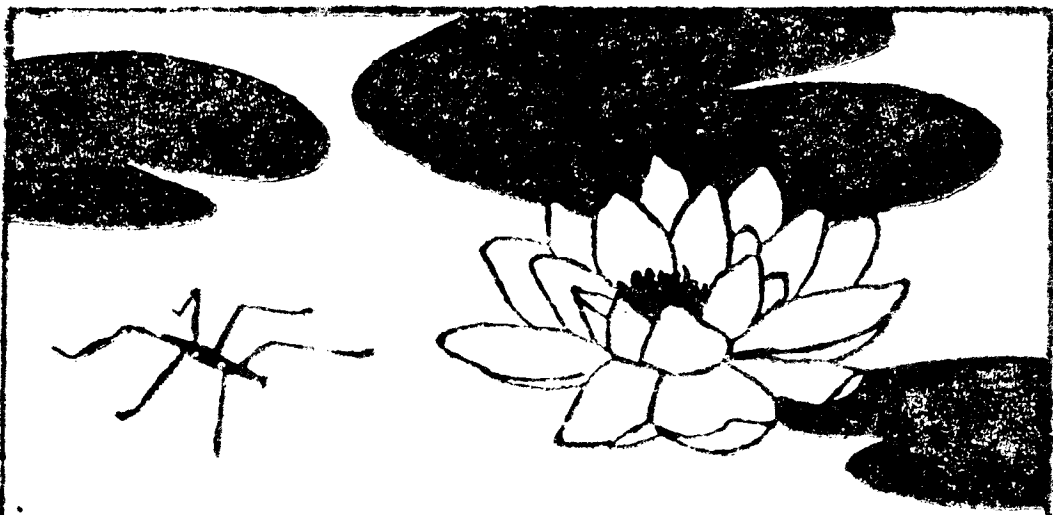
荷花

趙景深著



4
7





荷花



開明書店

前 記

這本小小的詩集是按年月編排的，整整的六個年頭（1922—1927），只留下三十八首詩。即使我把好好壞壞的詩，一古腦兒搜集起來，恐怕也不到一百首罷？我從來不曾有意做過詩，都是逼到非寫不可纔寫出來的。

作詩是與心情有關的，我想。心情有變化，與尋常不同，詩也就愈多。平淡呆板的生活，一定產不出好詩。這裏的詩，從“一片紅葉”到“幻象”這九首都是一九二二年所作，從“泛月”到“老園丁”這十七首都是一九二三年所作；這兩年我第一次涉

足社會，依舊是孩子般的心情，所以充滿了愉快，歌頌着花，光，愛，出產也較多。後來當了幾年教師，忙着求食，詩也就不大唱得來了；所以一九二四年只有一首“中山輓歌”，一九二五年只有一首“牛頭洲之黃昏”和一首“荷花”。一九二六年雖仍是過的教師生活，但因正在新婚期中，所以能產出從“寄暢園”到“放翁的老年”這七首詩。最後兩首詩是一九二七年在海豐寫的。大體說來，一九二三年以抒情詩為多，一九二四年以寫景詩為多，一九二五年以後以敘事詩為多。寫景詩很少色彩的描繪，大都是以想像為主，把自然當作“人格化”。我的詩從散文的逐漸變而為

韻律的，也可以由編年的方法看出一個痕跡，小詩的影響，我受得很少，所以三四句的詩，在這本結集裏佔極少數，

我應該感謝幾個朋友，朱湘，葉紹鈞，徐調孚，諸兄替我修飾過一些字句，錢君匋兄替我繪封面並評論我的詩，田漢，滕沁華，孫席珍，周樂山，諸兄以及亡友白采，何呈綺，都替我選擇過詩，賜以口頭或文字的短評。

我的詩缺乏狂暴的熱情，所以題名“荷花”以顯出我作風的清淡。雖也做過“園丁的變像”“老園丁”“女絲工曲”“花仙”等描寫農工的作品，總還是在做着童話般的幻夢。但

近來逐漸麻木，連夢都做不成了，詩
也不會唱了，也許這第一詩集也就
是我最後的詩集了罷？

一九二八年六月，趙景深。

目 次

一片紅葉	1
秋意	4
小小的一個要求	5
企望	9
相思	11
官丐	13
櫻葉	15
小著作家	16
幻象	19
泛月	20
春笑	21
柏之舞蹈	22
西沽桃林	23
桃林的電話	24

北望	28
園丁的變像	23
小船中馮極惡飲	30
金鋼橋畔的燈火	31
當你們結婚時	32
藍窗	34
懷津門舊遊	35
玻璃畫部	36
愛晚亭	38
南門城頭望長沙城市	40
蘭室看山海關石鏡	41
老園丁	43
中山輓歌	44
牛頭洲之苔昏	45
荷花	48
寄暢園	51

女絲王曲.....	53
妹妹.....	55
這是夢魘.....	57
一個好喫的人登龍山.....	58
詩人遺像.....	59
放翁的老年.....	62
花仙.....	67
Mars的恩惠.....	72

一片紅葉

——答謝亞衡的寄贈——

一片紅葉，
從好友的信裏到我的手裏，
我把玩着，反復看着，
覺得詩的興趣一絲絲
從葉裏抽出來了。

一片紅葉，
是不是胡適在山溪路上見着的，
是不是從荷馬墓上摘下來的，
是不是愛羅先珂的枯葉雜記裏的？

一片紅葉，
倘若這是情人寄給我的呵！

這甜蜜——這甜蜜，
綠的芬芳，紅的動人，
無限的愛蘊藏在這裏了。

一片紅葉，
倘若這是小孩寄給我的呵！
這愉快——這愉快，
美的歡笑，純的天真，
無限的喜蘊藏在這裏了！

我雖明知這是好友
從三貝子花園摘下來
很鄭重的寄給我；
但這葉的魔力，
使我心波起了聯想，
便覺得伊是許多美和自然的化身，

一 片 紅 葉

便覺得寄葉的使者也有許多化身

了。

秋 意

月亮將回家的時候，
我正在迷離恹恹的睡着，
似乎襲來一陣寒氣
將我從甜夢中喚醒。
是秋姊姊來了麼？

把被兒搭上些兒罷！
現在夢神又將香花灑我了，
我不由自主的又想睡了。
秋姊姊，請你不要惱我。

小小的一個要求

一

夜鶯飛到我的窗前，
停息在玫瑰枝上，
輕輕的軟語，
講那最有趣的故事破我寂寞。
這故事就從現在開始展開錦雲之幕
了：

二

披粉紅裳的蝴蝶
翩翩的向東飛；
著水晶衣的蜻蜓
款款的向西去。
他們在花草叢中相值。
蜻蜓向蝴蝶彎了彎細腰，

蝴蝶向蜻蜓撲了撲美翅，
一個到碧波落日相映的明湖，
一個到黃花彩霞相映的菜畦。

一朝他們又遇着了。

蜻蜓要求着說：

“姊姊也曾看見棠棣麼？

搖曳着潔白如雪的花。

互相的偎傍着，

姊姊弟弟的呼喚，

是多麼的親熱呵！

好姊姊，你喚我一聲弟弟罷！”

空氣裏沈默了一會。

“那麼，姊姊也曾看見雛燕麼？

啾啾唧唧的談着甜蜜的話，

迴望着江天的雲樹，
姊姊弟弟的呼喚，
是多麼的親熱呵！
好姊姊，你喚我一聲弟弟罷！”
空氣裏依舊是沈默。

“那麼，姊姊總見過人間罷！
在那紅樓的一角裏，
燃着愉快之火的燈光下，
姊姊弟弟的呼喚，
是多麼的親熱呵！
好姊姊，你喚我一聲弟弟罷！”
空氣裏依舊是沈默。

三

故事還沒有終止，

幕兒便徐徐的，緩緩的垂下了，
夜鶯也振翼飛去了，
只剩我默默的思念着，
癡癡的惆悵着。
蝴蝶呵，
你允許蜻蜓小小的一個要求罷！

企 望

倘若我們并肩坐在海邊，
罩在蔚藍的，慈愛的夜幕下，
望着遠遠的點點星帆，
癡視着水中央的一線
閃耀不定，金色輝煌的霞光，
談着甜甜蜜蜜的情話，
使那海石邊月映的脣之影
漸漸兒的厮併，
我將怎樣的欣喜呵！

伊那豐潤的容顏，
伊那烏黑的眼珠，
伊那飽貯了喜的春之笑，
伊那充滿了愛的晨之光，

在在都使我縈繞在腦子裏，
很深刻的反映着照片。
我這污濁的人兒，
想和伊同奏和諧的雅樂，
這是怎樣的荒謬而可笑呵！
我不敢這樣希冀着。
但伊若永遠做我親愛的姊姊，
將溫暖的，織錦雲的，綴明星的，
大衣圍護着我，把我這飢寒的
赤裸裸的心的孩子，
抱在伊的胸前，受伊的撫慰，
默默的聽伊柔和的愛之顫動，
也就是我極奢的願望了！

相 思

相思好似車輪，
喵喵的響着，
不住的轉着，
相思好似火燄，
熊熊的燒着，
不停的燃着；
情之輪轉了，
愛之火燃了，
忐忑不定的相思動了。
車輪就是輾壓在心上，
把心兒碎成一片片，
終是情願的呵！
火燄就是逞烈在心上，
把心兒炙得紅紅的，

終是愉快的呵！

哀呼婉轉的痛苦呵！

美妙甜蜜的相思呵！

盲 丐

微微的笑容露在盲丐的臉上。

因為當他唱着歌曲，

在大街上漫步時，

他聽見孩子們雜沓的足聲，

喧嘩的喊聲，

和愉快的笑聲，

追隨在他後面了。

他心裏想着：

孩子們亮晶晶的星眼，

一定是不轉睛的向他望着；

他們活潑潑的心浪，

一定是因他而歡喜的跳着；

他們柔和的耳朵，

一定也要因他的歌聲比平時馴善。

雖然他的眼看不見，
他的心靈已經看得比水晶還明亮。
受咀咒的盲丐
在這時總算是得着慰安了！
他又將歌聲徐徐的唱起來，
微微的笑容又露在他臉上了。

櫻 葉

在更深夜靜的時候，
天使拿着涼的櫻葉
一次次不厭煩的
輕輕的拂我煩激之心，
得了極滿意的慰安，
便沈沈的睡在甜美的夢的搖籃裏，
將一切沈悶的陰影盡都抹去了。

小 著 作 家

爸爸媽媽都睡熟了，我靜悄悄的爬起，曳了鞋子，穿上棉衣。仰望窗外閃耀的星星，正在擠眉擠眼的向着我傻笑呢！我撥了撥爐火，擰燃了嫩綠的燈光，寫我幻構的童話，寫完放在我的小書包裏。第二天早晨不讓爹媽知道，就輕輕的投到郵筒裏。我遙祝可愛的綠衣人，千萬要替我寄到呵！

時時我念着我的傑作，果然在一天夜裏見着了。那本新出的雜誌上，繪着紅紅綠綠的封面；在花團錦簇的圖畫裏，居然有了我的名字。那名字好似印得格外清楚，一跳一躍

的跳到我眼簾裏。我忙用手去握，竟握着了跳舞的陽光。那裏有什麼雜誌？我依舊是睡在牀上。

我將這夢告訴我的朋友，他們都笑我。我幾乎要哭了。我的阿白這時也欺侮我，向我汪汪的叫；我伸手要打牠，終於含着淚低聲來撫牠的毛。還是我妹妹好，她很親熱的安慰我：“哥哥莫着急，總會登出來的。”

我不告訴你們後來怎樣，但過了些天，我的許多小朋友，都稱我做小著作家。我又可以為我的夢而驕傲了！

幻 象

一 婦 人

是聖馬利亞，
穿着深藍的長袍，
戴着紫色的斗篷，
很沈靜的一步一步的走着，
穆穆的態度顯在伊的臉上，
圓的光輝罩在伊的頭上。

二 新 月

一顆剝了皮的香蕉
透出幽暗靜寂的藍林外。
伊那可愛的彎腰的窈窕呵，
伊那牛乳一般白的身體呵。

三 爐 火

黝黑的鐵的火門開了，
爐裏是如何的壯觀嘍！——
疑是舞臺的幕啓，
裏面顯出蠻荒的景色來。

紅熾的火燄烈烈的向上冒，
煤塊被燃得烘烘呼喚。——
疑是奏演非洲野蠻的風俗，
黑的小人赤裸裸的，
彈着不知名的樂器，
狂一般的歡欣，在火堆裏跳舞。

泛 月

象牙般的玉船，緩緩的行去，

悄無聲的前進，只是默默的。

滿船載的什麼？薄縵的雲衣，

船在何處浮泛？星浪的河裏。

一九二三，三，二五，

春 笑

在耀眼而含着喜氣的潔白的光裏，
看見綠寶石珠鏈一般的動的新柳
條，
和那窗上冰紋一般搖擺着的點點花
球，
我這新愈的病足便喜得狂躍；
好似翼兒初曬得堅固的新生的蝴蝶，
雖仍有些兒疼痛也都忘掉了。

三，三。

柏之舞蹈

不知怎地我聽見園外樂聲時，
便微睇到山坡路上那幾顆小柏。
他們很活潑的曲着身子搖擺，
含着音樂的抑揚高下的音節；
只是不疲倦的動着笑着，
我的心波都被他們鼓舞得異常急
迫。

四，二，天津公園，

西 沽 桃 林

是誰家開盛宴，
請來如許的小天使，
同聲歡唱於桃花的彩篷下？

四，六。

桃林的童話

——給親愛的小妹慧深——

當我走到每兩顆樹相接
作成半弧形的桃林裏，
我便懷念着要編個小童話，
給我住在江南的妹妹寄去。

我要這樣甜蜜的向伊說：
‘桃花園裏是沒有男小孩的，
一個個都是嬌好的女子。
每當夜靜無人的時候，
伊們便披星衣而戴月冠，
手攜手兒作伊們的姊妹舞。
舞到興會淋漓的時候，
忘記了一切的一切，

要想住手也不能住了。

所以直到如今

桃林裏的樹枝都是密密相接的。”

但恐這童話太短，

阿妹又要我“再說一個別的”，

只得將牠織成一件詩裳，

也許伊也同樣的愛翫呢。

四：六，西浩。

北 地

——寄周得壽——

朋友，你住居在柔和的花國，
也曾聽過雄壯的鈴聲麼？
在那沙塵和大風攜手，
狂一般的撲向人面的時候，
便挾着叮叮的聲響，
和着驟車的磷磷，
激起你別一種豪爽的風味了。

朋友，你住居在溫暖的花國，
也曾見過寒冷的冰河麼？
在那朔風和雪花相遇，
一夜吹凍了河水的時候，
便白茫茫的鋪成一片，

留住了許多待行的風帆，
激起你別一種堅毅的性格了。

我離別柔和溫暖的花國四年了，
雖是聽倦了鈴聲，見慣了冰河，
終感謝他們所給與我的，
使我融和了雄壯在柔和裏，
調劑了寒冷在溫暖裏。

但南邊的景色我又何嘗不思慕呢！
朋友呵，倘我能爲飛鳥，
一會兒在浩浩長江之上飄拂，
一會兒在滾滾黃河之上翱翔，
我將怎樣的感着複雜的異趣呵！

園丁的變像

我們讀新約時，知道耶穌在高山上變了形像，衣服閃閃的發光，潔白得無可比擬，有以利亞和摩西在他兩旁，圍繞在雲之圍裏，天國的花香裏。

今天我却親眼見到園丁的變像。

在柳蔭下，河岸邊，有三個赤着臂膊的園丁，露出被烈日炙成棧色的皮膚，扯着桔槔，提着河裏的水，一桶一桶的灌向菜圃，欣喜愉悅的工作着。

忽然園丁漸漸的變了，皮膚也漸漸的白了。綾羅一般單薄的衣衫蓋着他們的身體，衣襟飄飄的舉起。

水桶也漸漸的改變了，成了琉璃的
玉盃，盛着瓊漿玉液，一杯杯高高的
舉起，獻給社會，灑遍人間的各地。

六，二一。

小船中渴極思飲

夏熱蒸得我口渴了，
幸而是在小船裏，
有微微的河風送來。
但我仍是乾，渴，燥急的。

船夫似乎故意的弄槳，
翻起如散花的水沫，
紛紛的如玉液滿溢，
引誘得我更加乾渴。

河水也彷彿故意的波蕩，
使我如感到遍體清涼。
倘使我以兩岸爲甌，
抱着全河的水鯨吞般的發狂。

金鋼橋畔的燈火

靜寂得萬念俱滅，
當窺測這蔚藍的祕鑰。
隔岸的燈火依稀如螢，
我彷彿看見了釋迦佛。
他趺坐在蓮花寶座，
這燈火便是琉璃燈閃灼。

燈光反映到白河，
水神便牽住了他們的衣角，
因之變成了纖長的影，
一個個都成了冰柱倒垂着。
我們無須去尋覓陰濕岩洞，
只低頭看這黝黑的水國。

當你們結婚時

——給振鐸和君巖——

當你們結婚時，
你們兩個安徒生的摯友呵，
請想一想這是怎樣的有趣，
你們將要有許多奇異的賓客！
陀螺，鈕釦，老鼠和蝴蝶，
這一些配偶平常在你們腦裏的，
現在也許要紛紛的從童話集裏
跳下來分享新夫婦的愉悅！

當你們結婚時，
你們兩個文學上的摯友呵，
請想一想這是怎樣的有趣，
彷彿你們是荷馬詩裏的膩友！

新郎是勇武的亞特賽，

穿着黃金般的甲冑；

新婦是美麗的潘羅布，

露出青葱般的纖手。

可惜阿，我沒有非麗雪般的羽翼，

不然今夜我真要飛到月球裏，

立刻繞到你們那結婚的夜宮，

翩翩的飛下，也分一些你們的歡喜。

—○，—○。

藍 窗

半夜朦朧的醒來，
仰頭看見玻窗染遍了蔚藍，
嵌着幾顆亮晶晶的星星。
星星不住的閃爍，
我的心旌也不住的閃爍，
漸漸的浮動，緩緩的搖盪，
彷彿此身裹在輕羽般的天衣裏，
隨着星光飄出窗外了！

懷 津 門 舊 遊

千里外反覆舊時夢境，
朦朧從酣睡裏覺醒，
以爲我仍是住在津門。

昨夜裏聞聽雁聲抑鬱，
深長而哀婉的叫着，
忽憶到我已移居暖國。

月影兒照在桑樹梢頭，
寒風一陣陣的颯颯，
偏逼我深深感到離愁。

玻璃畫師

這般明淨的六方玻璃，
一方方的站在窗上看齊。
他們是一樣的大小，
辨不出誰兄誰弟。
映着窗旁的大樹，
好像他們畫了一張圖案似的，
我喜歡這異樣的畫片，
時常向這美術的製作凝睇。
一片片的葉兒堆疊，
綠幽幽，濃密密。
好一幅自然的圖案畫呀。
但是呀，我們的玻璃畫師如今變了，
他們又學起日本的畫風來了。
懶懶的只是不愛多著筆，

很簡單的畫了些瘦枝枯幹淡黃葉；
疏朗朗，明爽爽，
更多的送進嚴寒的天光。
彷彿說：如今的天氣冷了，
我們的畫筆凍了。

一二，五。

愛晚亭

愛晚亭呵，吾愛，
你在我面前迎來。
我輕輕踏着落紅楓葉，
脚步兒不覺踟躕了，
因為呵，我恐怕踏碎了你的靈臺。

愛晚亭呵，吾愛，
誰在描你的姿態？
我徐徐走到畫師身邊，
後來我忽的又悔了，
因為呵，我不該把融合之境擾壞。

愛晚亭呵，吾愛，
豈止我低首膜拜？

你聽聽，風聲颯颯讚頌，
溪水也汨汨歌唱呢，
因為呵，你真個給了我欣愉滿載。

一二，一六，長沙嶽麓山。

北門城頭望長沙城市

是怎樣一個華麗的大跳舞場，
淡藍色的布篷佈成圓屋頂形。
幾千萬人頭擁擠的在篷下跳舞，
長身的煙囪最是舞得歡欣。
那些屋們也一個個昂頭墊腳，
使我這不速之客看得眼欲眩暈。
只見一些紅的，綠的，黃的，白的，
華彩紛披的帽子和那飄飄的衣裙！

一二，一六。

蘭室看山海關石鏡

是富士山的峯尖，

是繚繞的白雲，

是暗射的地圖，

是童話裏的寶鏡。

雲兒動了，山兒移了，

地圖和寶鏡的幻影溶了，

我的心兒遊走在寂靜裏了。

一二，二五，長沙朱家花園。

老園丁

呵，那是怎樣一個可愛的老園丁，
當我們看着這淒涼的園景，
正感着滿目蕭條，無限傷心的時候，
他忽然同我們談得很起勁。

他指着蘭室裏對聯上的字跡，
居然能一個個的認得清白。
他說他現在已六十多歲，
他在這裏也經過廿度歲月。

每天他要挑水，還要灌溉花木。
他又嘆息他的老爺都已死了，
現在只有一個很小，很小的少爺，
用他枯而且瘦的手比着他的高。

我們屏息着氣靜靜的聽他說，
忽然有一種盛衰之哀感刺入；
但一看見他那老而乾笑的臉，
又覺得已感到五月的快樂。

他指着窗上的玻璃告訴我們，
說是從黃的看窗外便是晨景，
從紅的看去便是一抹晚霞，
我驚奇了，他也有藝術的靈心。

但願他常罩在幻想的夢裏！

但願他莫再失甜蜜的回憶！

但願他永遠快樂如一日！

呵，他真是一個可愛的老園丁！

一二，二五，長沙朱家花園。

中山輓歌

大神般恩 (Pan) 死去了，
拋下笛兒永去了！
可憐我們羊羣啲，
荆棘迷了路徑啲！
你聽林芙 (Nymph) 哭泣了，
從此深林靜寂了？
你那嫋嫋餘音啲，
爲你小羊導引啲！

一九二四

牛頭洲之黃昏

偏生要這般散漫：

來到江邊，坐下小船，

渡過湘江對岸，

我們三個在這一帶長堤，

要尋個徧，尋那仙山。

仙山？仙山？仙山在此間。

綠草嬌聲兒呼喚，

呵喚我們睡眠。

精神非常疲倦，

躺下來仰看那淡藍的天。

藍天，藍天，藍到嶽麓邊，

顏色漸漸的變淡，

引誘我們睡眠。

偏不睡眠，偏，偏偏要看。

遠遠，夕陽罩着的嶽麓山，

飛鳥往還，盤旋，

在那黑簇簇的樹叢間。

樹間，樹間，一顆樹在我眼前。

他就在那澄黃的湘江畔，

盛粧着玉立仙山邊。

這般晚，綠色依然鮮明照眼，

抽芽的氣息新鮮。

新鮮，新鮮，我們三個已失去遮攔。

灰黃的陽光將牠的魔力佈遍，

我不由得不倦，渾身癱軟；

蠱惑的鳥語將他們的歌聲佈散，

我
不由得不倦，渾身癱軟，
倦，倦，倦，惺忪倦眼，
此身已覺飄飄然，
隨着腳底的湘江浮泛，
一任他飄到洞庭，飄過長江，
飄過太平洋，飄到九天，
飄他個幾百幾千年，
將那天上人間的好景飽看一個遍。

一九二五，三，二七，與呈鎬惠說偕遊。

荷 花

在那夕陽殘照的石欄旁，
祖母和孫兒在那裏凝望，
前面是一片綠色的荷田，
一朵朵白蓮在那裏顛盪。

不常出門的年老的祖母，
今天忽然看見蓮花滿湖。
她聲聲地不住怪那園丁，
不能讓她摘下一簇兩簇。

孫兒指點着湖裏的荷花，
攙扶着祖母絮絮的低語：
“祖母看呀，這一朵還未開，
那一朵已經張開了白羽。”

乳白的荷花似染了胭脂，
粉紅的荷花反照得更紅。
含苞的使他們低頭凝思，
滿開的擴大了他們心胸。

這荷花曾羈住 Ulysses，
使他的兵士忘懷了家鄉。
他們也飄然的出了俗塵，
隨着那輕微的和風前往。

這荷花曾激動高士敦頤，
引導他闡發了許多哲理。
他們也驚異着牠的偉大，
深深的感謝創造的天宇。

這荷花永載着釋迦牟尼，

表示牠高尚潔白的靈心。
他們也彷彿沐浴了蓮露，
靜寂的感到五內的澄清。

我只會低吟自己的歌聲，
更那知祖孫的心情如許？
朋友呵，祖母是我的祖母，
那孫兒非別，就是我自己。

一九二五，八，一七，南京秀山公園。

寄 暢 園

寄暢園呵！呵，寄暢園！

你真是美麗的詩篇；

雖只是輕淡的幾句，

這裏面意味却無邊：——

茅亭破猶吻碧湖水，

泉弦寒依舊流濺濺，

禿樹枝愈老愈壯健，

假山石嵌空別有天。

單只這一片湖水呵，

倒映着遠遠惠山巔——

山僧小住的北茅蓬，

乾隆題字的第二泉。

單只這幾株枯樹呵，
襯托着遙遙錫山尖——
高聳寺外的龍光塔，
低徊曲折的小溪澗，

這裏面的景象萬千，
雖只是小小的亭軒，
寄暢園呵！呵，寄暢園。
深鎖了兩山的雲煙。

一九三六，一，七，遊無錫後退記。

女 絲 工 曲

星稀稀：風淒淒，
玉盤的月光灑着伊，
伊搓了搓杏眼，
以爲是太陽光熙熙。
伊心想，這是上工時候了，
急忙忙便把寒衣披。
到絲廠，鐵門深鎖，
沒個人，方知受了月光欺。
待回去，夜半戶誰啓？
不歸去，野風寒侵肌。
這時節，靜悄悄沒有行人過，
冷清清迷離荒草低。
風颼颼直吹到心裏，
樹疏疏月影斜掛未橫西。

伊冷呀，冷呀凍得瑟瑟的，
忽看見地上有個石磨機，
伊搖呀，搖呀徧身冒熱氣，
你看，伊豈非，著皮衣？
直搖到月落，雞啼，鐵門微啓，迎着
晨曦，
伊這纔微笑的嘆聲：“噫……………”

一九二六，二，二〇，上海。

妹 妹

一

我提着水壺汲水回來了，

款款的扣着門喊道：

“妹妹，妹妹！”

她輕脆的應了。

——這不是美麗的格林童話裏，

鹿哥哥的故事麼？

二

龍山是這般的靜寂呀，

只有幾個不識不知的孩子在那裏挖

着野菜。

他們驚疑的望着我倆，

待得妹妹問他們路徑的時候，

他們却羞慚的逃避了——
逃避了，我們的唇合併了，在那吹風
的山頂。

三

放翁快閣的花徑，
幾朵小紅花引起妹妹的歡喜。
她偷偷的，輕輕的將花摘下來，
用絲帕兒珍重地包着。
倩眼微梭了梭，胸兒微撫了撫，
“還好，園裏的媽媽沒有覺着呢。”

一九二六，三，二五，紹興。

這 是 夢 麼

這是夢麼？我倦了歸來，
她向我蓮花似的微微一笑。
這從來做“小物件”的孩子，
也有夢幻的今朝，誰能料到？

這是夢麼？漂泊的小鳥，
在那嬌小女郎溫柔的懷抱。
這從來孤獨無依的生命，
也有夢幻的今朝，誰能料到？

一九二六，四，三。

一個好喫的人登龍山

一個好喫的人登龍山，
喜得他手舞足蹈，勁頭兒真不小。
他指點着山脚密接的屋宇，
說是遍身金鱗的魚兒跳；
他指點着金黃的稻田菜畦，
說是一方方的布丁，雞蛋糕。
他說寶塔是糖做的，
他說樹枝是油炸條。
他還笑迷迷的看着渺遠的湖水，
當他是一杯杯芳香的酒醪，
魂靈兒幾乎醉倒，跌下山腰。
他恨不得將四圍的山兒抱，
學一個樊噲拔劍鞘，
將麩屑喫他一個飽， 四，二一。

詩 人 遺 像

瞥見了柔美的長髮披肩，
瞥見了絕望的眉眼向天。
這是否 Wilde 那美麗的公子，
不呵，這是消滅了的詩人的容顏，
你會負着頑皮的 Cupid 的創傷，
從此便遊戲，蕭散——在那人間，
你想遍嘗人間的一切異味，
那怕這味兒是毒辣還是辛酸。

在那 Artificial 梅樹林下，
花映着乳白的酒鍾如霰。
你淡靄一般溫和的眼珠呀，
凝睇着那侍女頻頻傳盞。
林中有隻黃蝴蝶在輕飛罷？

是那侍女鵝黃的衣衫照眼。

咖啡店，只合浪漫文人居住，
難道你也在巴黎生活裏沈湮。

你也曾飄浮到虎邱塔前，

鄗尉的梅花正開得鮮妍。

想來你記起了東坡的流風遺韻，

遍搜索——得來詩妓陪你遊船。

衣香續影香透了香雪海，

迷離間梅花伴着高士林逋眠。

我終憐——終憐你是Don Quixote，

不迷着遊俠傳，也戀着樊素、小蠻，

那時節恰是正二月的艷陽天，

一眨眼又是遍地的芳草芊芊。

孤山的梅樹遍着了綠葉，

尋那梅花啊，也許栽在你的心尖。
踟躕的延佇，沈默的思念，
明春還意你來山中迴旋，
誰知秋來丹楓的落葉飄墮，
那梅魂呀，——早隨你葬在墓邊。

一九二六，九，六，深夜，

放翁的老年

往事不堪重談，一度思量，一度心
酸。

唉，意亂心煩，淚灑欄杆。

且推開窗兒，把鏡湖仔細看。

枯楊雖也生穉，

但我這口古井呀，已禁不住再起波
瀾！

呵呵！如今我老了老了！

不信你看，目光昏了，容顏消了，

這兩鬢的白髮呀，如銀絲般的掉了！

和歌 罷啲！罷啲！莫要開窗啲！

你開開窗兒，將更憂煩。

遠樹裏有你愛妻的情影，

她蒙了輕紗，正撥動着棗

婦的哀弦。

這數十年來的創痛呀，

將永遠留存着一個瘡痍。

轉身北看，城郭的影兒朦朧，

淡煙薄霧裏，認取沈園的芳蹤。

當年失去的小綿羊是在這園裏覓

得，

離愁的可人兒是在這園裏重逢。

但她已不是我家瓶中的花朵，

這朵鮮花已插在別人的心胸。

舊夢兒重溫，往事呀重重，

一腔兒話，欲訴也無從。

她那眉尖兒深鎖着一縷縷的幽恨，

似怨我爲甚要撇她如撇轉蓬。

„我愛着你，但我也可憐我的阿母，

她貌龍鍾，她心懵懂，有話我總依

從……”

呵呵！如今我且愛惜我的年老罷！

一些兒愁絲也莫要牽繫縈繞罷！

拋開些罷，舊日算不清的清賬一筆

勾掉罷！

和歌 罷啲！罷啲！莫要說了啲！

你的心早已如落英繽紛。

你假意兒抑止你的幽恨，

那幽恨，牠又似野草蔓生。

這數十年來的創痛呀，

怎能在一朝抹去癥痕？

倚着筇杖，漫步走下快閣，

小兒牽襟，他那知阿爺的悲哀。

欲想背着城郭向南行去，

那不爭氣的顛顛偏要回過頭來。

呵呵，“曾見驚鴻照影，”

“沈園無復舊池台！”

誰知那日是最後一次的相會，

從此便魚沈雁渺，音信俱乖。

唉，何必這樣的離思縈懷！

且將這兒女的癡情葬埋！

且醉吟着歌曲，閒倚着綠槐！

和歌 罷！罷！莫要掩飾！

你如今已是愁腸千轉百

折。

與其悵鬱着，受那慢性的

麻醉，

還不如披髮狂吟，胸袒足

赤。

你且到那香爐峯頂，迎着

天風，

將你那一腔哀怨，盡情宣

現。

一九二六、九、一〇、放書故里。

花 仙

一

從前海豐有個美麗姑娘，
獨自在那小花園裏徬徨。
她光潔的頭髮分梳兩邊，
彷彿鴉兒展着一雙翅膀。
三個小小銅圈，將髮繫住，
頂上一朵蓮花，恰在中央。
戴了一頂扁圓的大涼帽，
帽圍的青布絡隨風飄揚。
不塗脂，不抹粉，天然秀色，
霧中見花，隱約顯出面龐。
超然脫出塵俗，青衣蓋膝，
赤着兩腳，穿了木屐一雙。
她天生一副愛花的癖性，

就是低等植物也願扶將。
她愛朱錦花的溫柔可愛，
也愛蛇抱刺的沈毅剛強。
纖纖素手戲觸着含羞草，
短短小枝輕擊着結椹桑。
龍涎草，仙人指，長得怪特，
她也低個不去，仔細端詳。
她看陽光弄着火紅花樹，
她看木棉和那鐵樹倚傍。
愈是那微弱渺小的花草，
愈引起她愛護，熱血一腔。

二

她的身世真是萬種淒涼，
每一想起她就黯然神傷。
五歲做了人家童養媳婦，

七歲死父，八歲死了萱堂。
十五完婚，方幸天長地久，
隔了兩載，她又成了孤孀。
婆婆說她命狠，尅父尅母，
如今又尅死了她的兒郎。
罰她在花園裏終日採花，
午後將花賣給街上市場。
還要散布花種，擔水灌溉，
還要修剪齊整，排列成行。
今朝她工作得滿身疲倦，
倒臥在花叢，夢境裏徜徉。
花仙們恐她趕不上市集，
又要受她婆婆一頓重創。
英雄花木棉急飛着棉絮，
傳消息，要羣花替她幫忙。
朱錦從枝梢隨着風飄落，

繽紛亂墮“睡美人”的衣裳，
米仔蘭很快的聚成一堆，
金線吊芙蓉散在她兩廂，
待她好夢初回，慢睜杏眼，
看見花已採好，馥郁芬芳。
她驚奇了。感激花仙好意，
低首膜拜，深謝牠們相幫，

三

婆婆看她熟睡，心毒如狼，
“老娘給她一點滋味嘗嘗。”
她氣勃哥哥的跑到園裏，
將她惡罵，欺她無爹無娘。
婆婆說她花兒採得嚙好，
她要採給她看，拿起花囊。
婆婆採朱錦，忽變蛇抱刺，

她的兩手血出，着了驚慌；
婆婆採芙蓉，忽變仙人指，
錐了她的手心，彷彿刀槍，
花仙從花蕊裏探出頭來，
竊竊的偷笑，歡喜得發狂。
姑娘扶着婆婆進房將養，
回頭挑擔上街，十里花香；
她那清脆細婉的賣花聲，
波動着，回響着滿山滿塘。

一九二七，四，二六，廣東海豐。

Mars 的 恩 惠

從來不曾這般的生活狼狽，
囊中不名一錢，又何須自諱？
呵呵，我那新生的孩子長生，
我遠在異域，不能和你相對，
連買糖果給你的錢都沒有，
也做你的爸爸，心裏真慚愧！

感謝 Mars 的恩惠！

空闊的校舍裏一切都熟寐，
但清晰的聽得落葉兒飄墜，
呵呵，我那親愛的甜蜜之心，
你到我家，只贏得一身憔悴，
我夢想插翅飛到你的身邊，
忠心的替你分勞，將你安慰，

感謝 Mars 的恩惠！

我極想對着船主低首下跪，
求他載我回家，與家人相會。
我願意做他一個小小火夫，
只求他能夠免去我的船費。
但我怕看船主嚴厲的面孔，
但我怕受熱氣煤味的活罪。

感謝 Mars 的恩惠！

我又想對着店東潛潛落淚，
求他讓我在他茶館裏睡睡。
我願意做他一個小小僮僕，
拿着茶壺和手巾，招呼座位。
但我怕依舊不能籌足斧斤，
但我怕難於忍受起居污穢。

感謝 Mars 的恩惠！

悵望着東海之濱，我心欲碎。
終日的茫茫渺渺，好不乏味！
既沒有親朋故舊，供應緩急，
也許會做那沿門乞討之輩。
爲了一口米，跑到古塚荒山，
什麼生活！簡直是充軍發配！

感謝 Mars 的恩惠！

一九二七，五，二二，海豐。

1928, 4, 1 付排

1928, 6, 15 初版

1——1500册

~~~~~  
荷 花  
~~~~~

每册實價三角

